

1957

怡保育才高中第八屆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想
當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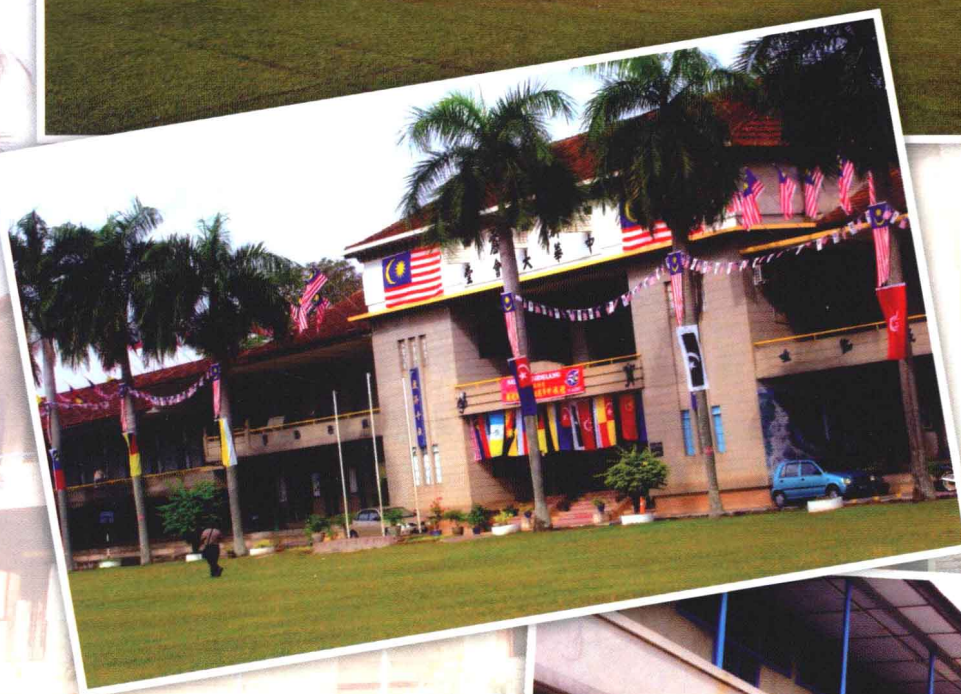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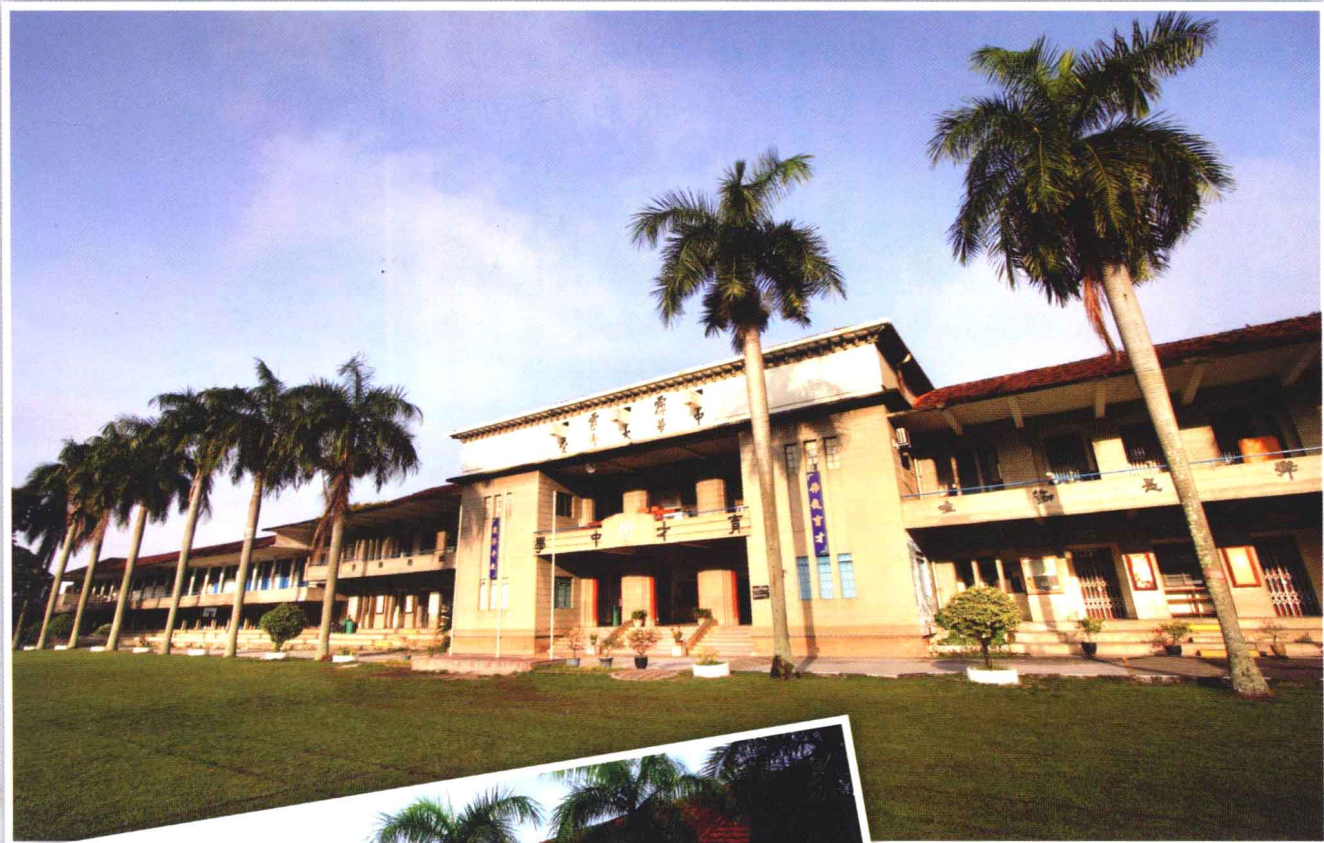
2007

人生幾何 金禧年 7866歲



五十年一見 人生不留白 半世同窗緣 人間見白頭

校景



在這裡
我們留下最燦爛
美麗的歡笑



校歌

我華胄 破浪乘風萬里南游
啓土生聚 我輩溯來由
環山抱水 靈氣所鍾
偉哉育才 文物炳千秋
濟濟一堂 教澤深長 成德達材遍一州
德智體美群
人人要力求

校長蔡任平

殖民地時代，從事教育工作者，蔡校長是一位典範人物。

學校比家更重要。終生的奉獻，兩袖清風，是一代教育工作者的風範！

我們有幸能夠有這麼一位奉獻的校長，就是當年不珍惜。現在，我們第八屆同學，已白髮蒼蒼、走過風雨人生，更加懷念蔡校長！

蔡校長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以高超品格，拒絕為日軍服務，以其當日身份，要走上飛黃騰達之路，不是件難事！

蔡校長給我們最深刻印象，不苟言笑。在育中三年，從未聽過他講些風趣的話，也許這樣，使我們難於溝通，只有他講我們聽。

蔡校長喜歡巡課，每當他巡到我們教室時，我們都感覺老了，他一離開，我們又再年輕了。

蔡校長對任職的老師要求非常高，雖然育才是以客家式華語教學，當年的師資也缺乏，薪金又微薄，但獻身教育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第八屆不少畢業生，身上也流著獻身教育的血液。為華校鞠躬盡瘁，實受蔡校長影響。

蔡校長在育才任職，前後三十四年，所培養的華教子弟近萬。這些蒲公英，帶著校長的辦學精神，薪火相傳，鋪滿華教園地！

蔡任平校長，就是育中的精神。

我們第八屆同學向您鞠躬致敬！

符氣克

主席的話



十年前(1997年)，我們曾經在怡保舜苑大酒店舉辦過育才高中第八屆同學畢業40周年聯歡晚會，從各地而來的同學甚眾，宴設20余席，場面盛大，溫馨感人。我受同學們厚愛，被推舉為這次的大會主席，得到籌委會成員分工合作，費了許多心思，這聚會成功圓滿結束，盡興而歸。當時同學們提議3年后再辦聚會，可是轉瞬間5年過去了。聚會還沒辦成，原因是找不到誰願意當主席，來領導籌辦。後來我硬頭皮既然大家都不要當主席，我就當籌委會主任，接受同學們委托籌辦聚會。45周年的大好機會錯過，只好舉辦<46年之約>，時惟2003年。幸得籌委會原班成員，尤其是去年逝世的李炯章同學大力協助，創新慶典內容，充滿懷念和歡樂氣息，令大家耳目一新，參與聚會的同學們均感不負此行，回憶無窮。

今2007年是我們畢業50周年，我再硬著老骨頭擔任主任之職，為著將會帶給同學們歡樂義不容辭的籌備一個更具意義的聚會。這次多了一項繁重工作，是要出版畢業50周年紀念特刊。同學符氣克和陳楣康負責編務，這是重要而繁雜的工作很傷腦筋。我大部分的時間在聯絡同學們，告訴他們有關的訊息。同時收集他們的生平資料和照片，供作特刊的內容。每當和那些失去音訊幾十年的老同學，通過電話連線。聽見他們與當年青少年少女時不一樣，而略帶滄桑又穩重的聲音，另有一些既歡欣又關懷的滋味，情誼令人感覺溫馨而感動。同學們都很珍惜這次畢業50周年的聚會，都給以熱烈的回應與支持，自動獻捐加入主席團的同學差不多有70名，聚會慶典和特刊的經費都足夠了。

為了辦好這次慶典，我和怡保的同學們不時見面共商大計，更遠赴新加坡、柔佛和吉隆坡約見同學們徵求他們的意見。為著辦好特刊我相約新加坡的符氣克和黃紀榮，吉隆坡的黃燊發、張仲墀和黃成福，連同怡保的黃進富、方榮森、利堅榮和金寶的吳均昌，齊聚於巴生，曾亞泉熱心的當東道主，同學在報業界的，從事寫作的大概都齊集，共同討論編寫的問題。我的籌備工作雖然繁重一點，但是在感受上也蠻有意義，我正做著一件既令別人歡樂又自己收穫美滿的回憶，可說我忙得不亦樂乎！加上同學們衷誠合作，這次聚會肯定能圓滿舉辦順利成功。

同學們50年前就結了緣，緣起緣滅之間有一段情緣，時間愈長愈深，愈久愈厚。這深厚的情緣正如美酒越來越醇，越來越香。讓我們好好享受這醇濃香郁的美酒，好好珍惜每一口，每一滴的甘露吧！

梁肇乾

人生的奮鬥無止境



我是在1954年在霹靂育才中學完成初中教育的，轉瞬間，离校已經超過半個世紀，我們同一輩的每個人，現在都是屬於祖父級了。

我念完初中後，轉到英校就讀，後來在澳洲的新南威爾斯大學深造，獲得化學工程學位。許多母校的同學則繼續讀完他們的高中課程，有些後來也到大學深造。我們都成家立業，在各自的領域發揮所長，除了專業外，也有從商、做新聞從業員、校長或老師等。現在，我們的許多同學都已經告老退休了。

我與大家不同的，乃是經歷各種不同的工作崗位。因此，我的生命過程可說是充滿挑戰和無休止的奮鬥。

我畢業後沒有去做化學工程師，而是到我父親的礦業及種植業做了10年。五一三事件促使我和同僚投身於政治，目的是要改革政黨與社會。在這方面，我算是比較幸運，獲得了機會成為馬來西亞政府的內閣成員，為民服務達16年。

之後，我脫離政海，度過寧靜的13年。3年前，我加入了企業界，成為星洲媒體的副主席；現在已轉到南洋報業集團，擔任執行主席。我也有擔任亞洲航空以及TSH資源公司的董事職位。

際此樂齡之年，我還在經驗緊張及富挑戰性的時刻。星洲、南洋及香港明報的合併，將有效的創造一個，甚至是全球最大及最強的中文媒體平台，為世界各地的華文讀者群服務。這種奮鬥在我的生命史上是很有意義的。

我必須感謝為我啟蒙的育才小學及育才中學，教導了我基本的華文教育，無價的中華文化以及正確的人生觀。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我不會享有今日的地位。因此，我很感激母校的教誨，使我獲益良多。



我也想借此機會，祝願母校的同學以及同班的同學身體健康，福壽如山，萬事順利！

拿督梁棋祥

人在育才 今生無怨



第八屆高中畢業生黃進富、梁肇乾上門造訪，邀我談談往事，以增加五十週年特刊色彩。

想當年，少艾時，在廣西陸軍總司令府，在南京、桂林、重慶家中見過近代國民政府名人如李宗仁副總統、廣西省省主席黃旭初、安徽省省主席李品仙、浙江省省主席黃紹雄。。。那是個亂世大時代，局勢瞬息萬變，叔父白崇禧將軍，追隨蔣介石撤退台灣，我與滯留在港澳的家人也陸續遷移台灣，看到張學良的遭遇，與蔣介石在台灣的关系，伴君

如伴虎，燦爛的前途因西安事變落入低調的退隱狀態，我在大專畢業後，決心脫離惡劣的政治環境，追求理想奔向自由！

通過教會辦理的申請書中，馬來亞有關當局首先批准所請，離開台灣，短暫在聖母女中任職。後蒙蔡任平校長厚愛落腳在怡保育才，更蒙蔡校長委以重任，出任高中化學教師，我比學生們稍長幾歲。這確實是一大挑戰。為了不負厚望，只能敬業樂業細心教導，贏得學生的敬愛。

在育才任職數十年，燃燒了我的青春歲月，但也給了我一個幸福的家與一大群的好友。。。想當年，眼見一屆一屆的毛頭小子、小丫頭離開育中，在社會上各有所成，也堪告慰。和肇乾、進富談起以前趣事，當時我在育才上第一節課時，我沒有帶點名冊就叫出：梁肇乾上來寫化學方程式。戴建華。。。這班大男生吃驚得頓時鴉雀無聲。肇乾也承認當時的確被嚇了一大跳，其實當時要面對這批大男生心裡也有點戰戰兢兢的。所以在還未到育才上任前，先打聽一些調皮的學生名單來嚇唬嚇唬他們。現在談起來三人也哈哈大笑。

眼前進富、肇乾、榮森、之素、堅榮、璇英、冬蓉、亦儿。。。是我在育才的首批學生，也跟我一樣，花甲年華，亦師？亦友？難於辨別，歲月不饒人，不勝唏噓！

人生過程，沒有劇本，沒有彩排，想起大陸，想起台灣，想起親人，今生無怨！

白桂英

工程師出身的教育家—黃任坤老師

黃任坤老師出生于吡叻州安順。年幼時舉家搬遷至吡叻河邊小鎮寧羅。該地距皇城江沙約六英里。他在江沙“克利福”政府英文中學完成中小學教育。當年寧羅至江沙之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車。每天火車清晨由寧羅開往江沙，至下午七點方有回程火車。因此老師在下午便乘空檔繼續就讀于江沙崇華小學，使他早年有機會受到華文教育熏陶，從而通曉中英文。

老師從小天資聰穎，考試每列前茅。後以優異的劍橋文憑考試成績而獲取“陸佑獎學金”，負笈香港大學攻讀土木工程系。在港大就讀二年後便發生太平洋戰爭，被迫進入中國內地。他在江西漳州國立中正大學繼續完成大學教育。

戰後，中國各業百廢待興，許多重建工作亟需工程人才，老師恰好派上用場，至南京交通部當工程師，繼又調往上海協助建設吳淞碼頭。期間曾往杭州訪友，因緣際會而邂逅了美麗賢淑的趙澤菡女士，兩人一見鐘情，并締結連理。後更夫唱婦隨，共同在教育界服務。1949年老師隨國民政府往臺灣，在基隆造船廠任工程師。

1955年，老師思鄉心切，携眷返馬，受蔡任平校長禮聘在母校擔任高中數學老師，在教育界享有聲譽。1962年受聘為華都牙育群國中校長。當初掌校時學生人數祇有二百餘人，是一間初級中學。後在老師多年運籌帷幄，精心策劃下，校務蒸蒸日上，成為規模完整的中學。迄1978年退休時，該校已有學生一千三百餘人。

老師在教育界服務了前後24年，培育了不少政商各界精英份子，為華社貢獻良多。

黃老師退休時，接任育群國中校長一職者，竟是黃進富同學。師生前後共掌一校，亦屬佳話。

李錫滄 黃進富



My Memorable Experience as a Teacher of English in Chinese Schools

Owing to the limited space allotted, I shall relate briefly about myself. I was educated at St. Michael's Institution, Ipoh and passed my Senior Cambridge in 1941. I received excellent moral and academic education under strict discipline from the La Salle Brothers. I joined the St. John Ambulance Division One attached to the school on 16th Sept 1940. I served in the 2nd World War from Ipoh to Singapore. After the war, I went back to Kuala Kurau to assist my father in his fishing business. My life as a fisherman for 5 years was tough but it made robust.

It was fated that I made teaching my profession. My brother-in-law Mr. Ling, the headmaster of Hin Hua Chinese School in Salak North approached me to help him to fill up a gap temporarily as he couldn't engage a teacher of English. I had my own fishing stakes and I loved the rugged healthy life as a fisherman. After much hesitation, I accept the temporary job. It was tough to teach English to over 250 pupils in mixed classes (year 1 to 6) as I was the only teacher of English. The Communist trouble started in this town and around Sungai Siput. There was a lot of shooting nearby. Mr Chow, a local resident and colleague received a letter during schools hours from the 13th divi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o join them. On reading it, he turned pale and bolted on the first available bus. No teacher had the peace of mind to teach then, under such uncertain conditions.

On leaving the school at the end of 1948, I was approached by the HM Mr. Chan Hoi Yuen of Wah Chiao School, Lahat. I taught there for 1 year before I was recommended to teach in Yuk Choy High School. I had some mixed feelings of fear and challenge when I observed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about my age. The Principal, Mr. Tsai Yin Ping paid surprised visits to my classes for assessment. He looked stern and serious but very disciplined. His presence made my blood run down my spine.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have a hard time but I was greatly mistaken. He turned out to be a good counsellor, a physician and the most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ed Principal I had ever served.

I enjoyed my tenure in Yuk Choy School because of the fine co-operation, assistance and friendship of my colleagues namely, Mr. Cheah Ah Wah, Mr. Chong Kuan Huan, Mr. Tan Ting Lee, Mr. Wong Yin Khoon, Mr. Lau Hoi Leong and a long list of others. Of course, the obedient and co-operative students made my work more pleasant and enjoyable. My profession taught me responsibility, understanding, love, wisdom and patriotism, leading me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 to attend your 50th anniversary dinner and to write a few words for your magazine.

Being able to meet you on this occasion means a great deal to an old master.

Thank your for remembering me.

Ng Khoon Hong

KMN., AMN., AMP, PPT, PJK.

CSt.J., OSt.J., SBSt.J., S.U



半世同窗緣

生命只有一次。

沒有劇本，沒有彩排。

生命的價值，不在乎長或短，而在於過程的價值。活得開心，就是生命的真諦。

第八屆同學能夠結緣相聚在育才，這不但是緣份，而且是難得機遇。

五十年，人生只有一個五十年。

這次的相聚，就是第八屆同學在生命中的一個驛站。多年的相別，今日重逢，只談當年同窗往事，不談明天，不高唱人生得意時，不埋怨人生旅途曲折，互訴別後衷情，各解胸中塊壘。一杯在手，燃燒半世同窗之情，人生際遇，實不過如此！

對逝去的同學，我們深深的懷念，對今晚參加五十週年紀念晚會的同學，聲聲珍重再珍重，祝福再祝福！

第八屆，就是我們人生的LOGO！

符氣克



離校半個世紀感懷人生



光陰荏苒，時轉勢易，轉瞬間我們離開母校已是半個世紀了。我們在1957年高中畢業的同學，現在都已年逾六十，且年達七十者亦有之；各人的際遇雖有不同，但能够活到這把年紀，也算是一種福氣，因為這說明了我們的身體還算健康，而健康是最重要的。

語云：人生七十古來稀；也有人說：人生七十才開始。前者意味我們應該珍惜眼前；後者則表示我們要達觀。事實上，所謂夕陽無限好，何必惆悵近黃昏？我們應該感到愉快，感到幸福，更應常懷感恩之心，歡渡我們有生之年。

說實在的，有了健康，祇要生活過得去，我們還會活得快樂。即使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們的工作和收入並不盡如人意，老來仍感阮囊羞澀，實在也無需耿耿于懷，因為有錢而沒有健康，則難有快樂而言。事實上，物質的享受并非那麼重要，而健康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

我所以這樣講，不是阿Q精神。所謂知足者常樂，你到了七十歲，仍能保持身體健康，說明了你一路走來，生活還過得愉快；工作與入息也不致令你怨怨艾艾，這樣，你才能保持坦蕩與豁達的心情，面對生活上的一切，且已克服了生活上的挑戰。

各人的稟賦不同，遺傳基因有異，加上後天環境的影響，使我們各人走不同人生的路，路的結局當然也迥然不同。祇有人生過得有意義，就不需計較其得失了。古人定的標準“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或許較高，我們做人若能問心無愧，則算不虛此生了。

人生苦短，去日何多，我們如能為人豁達，淡泊名利，心無旁騖，晚年當會愉快。感懷“夕陽無限好”的李商隱，也叫我們：“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孔子說：“人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們都已過耳順之年，踏上或已進入七十的門檻，但願大家都能活得從心所欲，享受燦爛的人生餘暉！

謹以《三國演義》卷首膾炙人口的詞與大家共勉：“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成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黃燊發



幾變故園春又至 金樽共飲舊情濃



離開育才已是多年的事了，但心裏仍然不時地飄浮着校園裏的點點滴滴。那裏曾是我少女時代對未來充滿着希望和憧憬的地方，也是我人生無憂無慮的一段行程。隨後便考入大學，繼續另一段飛越的天空。

籌委主任梁肇乾非常熱心和誠意地，邀請我在今次50周年會慶上參與其盛，并叫我寫下一些離校後的情形。

大學畢業後，離家近處本有一份教職叫我上位，却因想報考其他大學猶疑着而錯失了良機。之後所尋的工作崗位，是在偏遠的鄉村角落，在家人不放心的情況下，便取消了去意。轉瞬之間，我的另一半林敬堂也從日本畢業了回來，他在畢業的前一年已與被派去的有關高層簽好了工作協議，故回國後便馬上向有關部門報到，開始了他的第一任星洲日報廠長職。隨後我們便舉行了婚禮。四個孩子三女一男相續長大後，敬堂設立了自己的事業，我也成了他的好幫手。我們的生意在逐步發展和擴大，孩子們也相續畢了業，并在父親的公司內各司其職，小女後來另求發展，轉去日本機構服務。公司的生意在孩子們接管後，我倆也慢慢地退居幕後給以適當的調整和改善。閒暇的日子裏，我也學學唱歌，因倆人有同樣的興趣和愛好，生活尚稱寫意和有活力。

光陰何其匆促，一晃間生命已過了一大半。那天，電話裏不期然地傳來了肇乾的聲音，感慨間育才的點點滴滴又浮現在腦海中。慚愧的是，很多昔日的同窗學友，我已忘了他們的名字，一些久別的容顏，祇能在依稀中想起。學生時代的生活，最能感動心懷，故每當靜下來的時刻，思緒中偶爾也會無端地，勾勒出一個名字，想起一段往事，咀嚼着一份感情。

在此，我要感謝一群精神可嘉、出錢出力、勞苦功高的籌備工委們，是他們把大家歡聚在一塊，是他們使我們每個人都能很榮幸地擁有這部流芳百世的史料精品，謹在此向工委們深深一鞠躬，以表敬意！

八月十八應是一個風物晴和人意好的叙舊佳日，我在此向參與其盛的同學們，獻上心裏的一份祝福，願這祝福飛越長空，灑向每位安康的笑臉。綴詩一首，聊表感懷：

天時人事竟匆匆，今日山城喜相逢；
幾變故國春又至，金樽共飲舊情濃。

陳淑蘭



没有劇本的人生

高中畢業後，家庭環境既不差，成績也在中上的林同學，要上大學的“林桂”（昵稱），絕對沒有問題。因為他是家中的長子，父親要他接管生意，不得不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走上了商場。到如今，祇能羨慕大學生的同學。

在商場上打滾了幾乎50年，雖然沒有辜負父親所托，把“CK PUMP”（水泵）打響了名牌，蜚聲國內外，可是，他在其中却嘗了不少苦頭。大學之夢破滅了，商場上又有成就現在的他，却有另一種想法。在商場上幾乎50年的折騰，畢竟付出了不少。如今已過花甲的他，還不能退出商場，常說：“假如當年祇當一位體育老師，每天祇說：‘一二、一二’，就輕鬆得多了，比在商場好得多了。可以以退休金，過着清閑的晚年。

不過，雖失了彼，却另有得。大概70或80年代吧，他在金馬崙度假，在拜訪萬佛寺時，碰巧遇上該寺的開幕禮，宣化大法師主持開光儀式。當時和母親參與其盛，見到黃光燕同學跪跪拜拜，心中嘆其“愚”。接着，光燕同學借用他公司的議事室，作為金剛乘佛教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召開會議，成立怡保葛瑪伽如佛教中心。一經接觸法王，就有大感觸，他深深感到法王的慈悲。原來慈悲的力量很大，令他避不開做“拜神佬”的遭遇。在參與了法王的黑聖寇一場殊勝的法會後，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觀，改變了他以後的志向。之後，他發宏願盡其餘生追求宇宙人生理、究竟。現在，他是修得佛法精深的一位。

他說：“富貴如雲，知交凋零殘缺。這回50周年紀念晚會，來得正合時宜。當年的毛頭小子，一幕一幕涌上心頭，50年不見，正如萍水相逢，何必話桑麻！”

近日他寫了一個佛偈，願與佛友同參。佛偈如下：

覺路
置身田園行覺路
身體農作心入道。
大平等捨之心用
渡衆生念滿虛空。
禪悅在不生不滅
形壽盡于自在中。



有朝一日，放下這一節，我願置身田園，做個嗜好式園丁，種出沒有污染的蔬菜甜薯，施有機肥，施石粉，農產品將是無毒，有營養，益處很多，因為含有多種微量礦物質，人人吃得健康，長壽。

置身大自然中，在田園勞作，煩惱沒有，很受用，是修道極佳狀態。

聖凡之別，在于聖者行覺路，凡夫在迷惑之途。聖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具足，無上正等正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願捨去分別與執着，不再人我冤親的計別，心不存着，心量廣闊，這是菩薩大平等捨心用，以此心用祝福衆生，福祿智德具足，永不墮三惡道，祈求此願力與日俱增，以此大力祝福衆生。

道上可尋的受用，是禪定中的喜悅，形壽盡于自在中。

符氣克有說：“沒有劇本的人生，誰也顧不了誰。祇有在佛門內，始找到真正的林桂謙！”

麥凱林

我的見證



親愛的朋友，我要和你分享發生在我生命中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四十歲之前，如果以人的標準來衡量，我是一個相當善良和快樂的人。但是我知道在我心靈深處有種空虛的感覺，同時，急躁的性情、憂慮、挫折感等等也煩擾着我。我常常想，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在哪裏呢？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呢？

1977年，我四十歲的那一年，我生平第一次有機會到教會去，那也是我第一次讀聖經，耶穌說：“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祇有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女。因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壞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的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也是這樣行嗎？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在父完全一樣。”在此刻，我才發現，我的愛是多麼的不完全和狹隘：我祇愛那些可愛的人，和他們做朋友；我不喜愛甚至討厭那些不可愛的人，并拒絕與他們來往。我明白并承認這就是我的罪。

我越讀聖經，就越覺得耶穌的愛和他的智慧都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神來的。我開始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降生到人世間來，為的是拯救我這個罪人。于是我作了決志禱告，從此接受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自從我相信了主耶穌基督，接受他作我個人的救主，并讓牠作我生命的主宰，我急躁的個性變得較能忍耐，并願意接納他人，願意原諒他人，憂慮失踪了，挫折也不怕了，我不再感覺到生活空虛了，因為有耶穌平安在我心中。主耶穌也天天幫助我，為我加添力量去愛人、原諒人。從學習更愛人及服務他人的生活中，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目的和喜樂。正如耶穌所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我在天父裏面得到了滿足！

朋友，耶穌愛你，并且已經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和計劃。他要賜給你喜樂、平安和有意義的人生，他要賜給你永生，在永恒裏有屬天的福氣！



如此美妙的人生，祇要你相信耶穌就能得着，願你也來相信他。

何貴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摧

杏壇“漏網之語” 細說當年威水史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正值殖民地與建國交替期，通曉英文仍屬獲得一官半職的主導因素。因此，華校生在尋找職業時是屬於弱勢的一群。一九六零年我與多位育中同學有幸被甄選入吉隆坡語文學院受訓，完成學業後被派往改制國民型華文中學擔任華文老師，並享有與英國“戈比”師訓學院畢業的英文教師同等待遇。以當年之生活水平而言，薪金已算優厚。

我在改制華文國中任職前後三十餘年，期間除教導華文外，有時也兼教馬來文，和以英文媒介教導商科或數學。純受華文教育的我，在教授其他科目時，無疑是一嚴峻的挑戰，在此種情境下，我每每皆以華校生的堅忍不拔精神去克服它，並也能交出亮麗成績，使我深以為榮。

在華文國中任教時，我曾擔任了十年的行政工作，我發現當年教育部已對改制國中實施“一國兩制”，加上沒“基本性”的保障下，以致後來在施行各種政策時，以各種“隱形”手法多方抑制。（如本來每周上七節華文課，後來竟變成三節）一般人皆以為改制國中是政府中學，一切經費皆由政府承擔。其實，當年改制後的華文國中，政府除了支付教師薪金和每年津貼，每位學生十元行政費外，其餘如修葺校舍，添購設備和各種器材等，皆由董事部設法解決。所以有時因經費短絀而不得已向社會人士籌措時，大家皆以國中經費應由政府負責而多不願伸出援手。我們在“左右不逢源”之情況下，掙扎求存，那種困境只有當事人才能感受到其中滋味！當年許多改制國中別說要增強和擴充硬體實施，即連基本的“營養素”也異常短缺。幸虧我們這些有良知的“華人”教師苦撐下，多年來也替華社培養了不少人材，為華小提供師資來源，間接讓華文獨中生存下去，繼續發揚中華文化，可是我們當時所付出的心血又有誰知道？

畢業已五十年了。半世紀後仍能相聚，歡談昔日情懷，值得慶幸，也屬難得。應感謝為舉辦此次聚會而費心費力的同學，替同學們營造一個美好的回憶。



人生如四季。我們已進入“初冬”之齡，在生活上無論是“豐”或“儉”，我皆希望大家以“初春”的心情歡度餘生。

李錫滄

義工世界



這個世界，忙忙碌碌，有人分秒必爭，有人在名利中打滾。

我很幸福，因為我投身在義工世界，在這裏，祇有付出，不求回報。

有人問我：為什麼把自己的時間奉獻給別人？這個問題，不必回答，迫切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的臉上表情與眼光，就是答案！

我在臺灣國立大學畢業後，在泛馬洋灰廠任職，退休後曾擔任怡保城市獅子會會長，我也是愛心之友慈善組織會會長，多少年來的慈善工作被社會認同，得到吡叻蘇丹殿下封賜AMP勳銜。

貧窮不是罪過，將有生之年，僅有的黃昏歲月，奉獻給怡保中央醫院，充當義工，獻給迫切需要幫助的貧窮病人。錢，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病人需要的關懷、心靈上的照顧，不是金錢所能解決的。長病無孝子，義工就是長病病人的心靈藉慰，一句話，一個小小的安慰，就是病人心靈上的曙光！

充當義工後，心靈上，得到解放，豐富落實，幫助別人，就是我人生快樂之本！在病海中，絕望的病人，我從不拒絕，給他們一塊浮木，即使多活幾天，也是一種奉獻！

在義工眼中，不分階級，不分種族，不分性別，祇有認真對待，是否迫切需要幫助？

帶着愉快心情上班，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這就是義工世界！

郭彩蘭



有女初長成 養在深閨人未識

財路無捷徑

在高中時，我與李怡鳳易允佩，號稱三劍客，每天騎着腳車上學，每人穿上白色外衣，隨風飄曳，在路上有說有笑，那是我最懷念的日子。

高中畢業後，投身教育界，雖不能大魚大肉，但也能清淡過日子。

可是，上天對我不公平，剝奪了我平淡的日子。

帶着幾個孩子，薪金不足，怎能過日子？



鄭寶珠小別墅 好友千里來相會

上天既然對我不公平，但我不能對孩子不公平？

爲了增加收入，授課之餘，做起房屋經紀，適逢房屋旺季，小婦人四處奔波，常常獨自駕車到百里之外，接洽買賣，客戶多屬學生家長，他們對小婦人特別關照，因此，收入頓時增加不少，有時一個月的收入，超過一年的薪金。

在外走動，人面廣闊，索性連保險也包括，更加增加收入。

在房屋與保險圈打滾多年，了解其中奧妙之處，有了足夠的財力，開始物色能賺錢的房子，購入之後，加以裝修，自己居住，等待五年之後，免除納稅然後高價售賣，一來一往，一方面可以作爲精神寄托，也可以從中得利，我目前所居住的房子，已經是第八間了，買舊屋經過裝修，等待五年，就是開花結果了！

跟着潮流走，我也做直銷行業，直銷是時代的玩意，玩得起的人，往往會有豐厚的收入，但這是一門辛苦的行業。

風雨五十年，回頭過去，當年爲開門七件事而發愁，目前全職退下，以屋業收租爲生計。加上兒女事業有成，非常孝順，因爲他們的媽媽走過風雨五十年，實在不容易，目前在家種花養寵物，以享天年。

當年的三劍客，各分東西。李怡鳳在法國，易允佩在怡保，我却在新山，希望有朝一日，我們三人，騎着腳踏車穿上白色外衣，隨風飄曳，有說有笑，何必去計較那風雨五十年！

想當年，環境逼人，始了解財路無捷徑！

鄭寶珠